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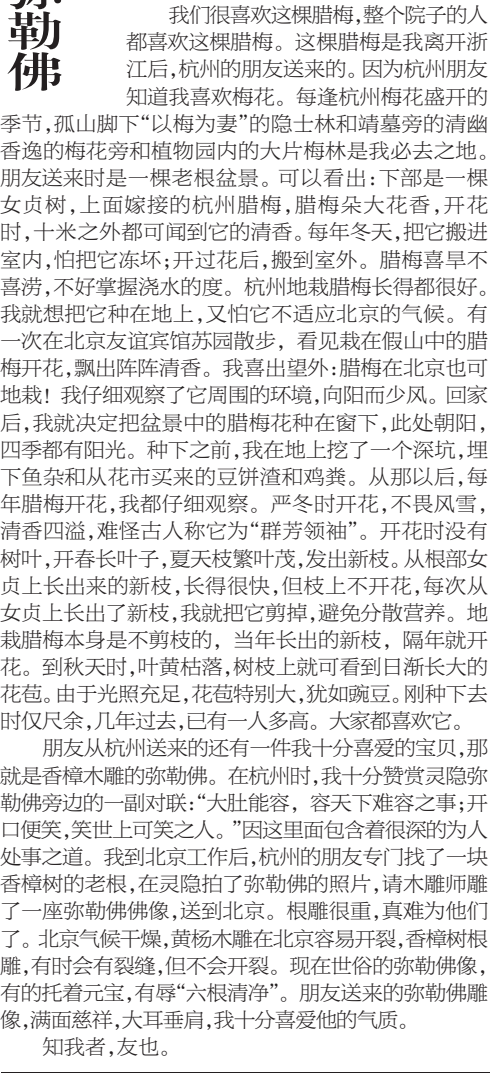
我喜欢腊梅花的玉洁清香；喜欢弥勒佛的大度宽容。

在北京时，每天早上起来，我喜欢到院子里散散步，因为只有这时北京的空气才好一点。走到楼下窗前，我都要在腊梅花前停留片刻。北京的气候和南方不同，冬天虽冷，但晴天很多，腊梅虽然花苞满枝，但一直到春节才会开放。

我们很喜欢这棵腊梅，整个院子的人都喜欢这棵腊梅。这棵腊梅是我离开浙江后，杭州的朋友送来的。因为杭州朋友知道我喜欢梅花。每逢杭州梅花盛开的季节，孤山脚下“以梅为妻”的隐士林和靖墓旁的清幽香逸的梅花旁和植物园内的大片梅林是我必去之地。朋友送来时是一棵老根盆景。可以看出：下部是一棵女贞树，上面嫁接的杭州腊梅，腊梅朵大花香，开花时，十米之外都可闻到它的清香。每年冬天，把它搬进室内，怕把它冻坏；开过花后，搬到室外。腊梅喜旱不喜涝，不好掌握浇水的度。杭州地栽腊梅长得都很好。我就想把它种在地上，又怕它不适应北京的气候。有一次在北京友谊宾馆苏园散步，看见栽在假山中的腊梅开花，飘出阵阵清香。我喜出望外：腊梅在北京也可地栽！我仔细观察了它周围的环境，向阳而少风。回家后，我就决定把盆景中的腊梅花种在窗下，此处朝阳，四季都有阳光。种下之前，我在地上挖了一个深坑，埋下鱼杂和从花市买来的豆饼渣和鸡粪。从那以后，每年腊梅开花，我都仔细观察。严冬时开花，不畏风雪，清香四溢，难怪古人称它为“群芳领袖”。开花时没有树叶，迎春长叶子，夏天枝繁叶茂，发出新枝。从根部女贞上长出来的新枝，长得很快，但枝上不开花，每次从女贞上长出了新枝，我就把它剪掉，避免分散营养。地栽腊梅本身是不剪枝的，当年长出的新枝，隔年就开花。到秋天时，叶黄枯落，树枝上就可看到日渐长大的花苞。由于光照充足，花苞特别大，犹如豌豆。刚种下去时仅尺余，几年过去，已有一人多高。大家都喜欢它。

朋友从杭州送来的还有一件我十分喜爱的宝贝，那就是香樟木雕的弥勒佛。在杭州时，我十分赞赏灵隐弥勒佛旁边的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因这里面包含着很深的为人处事之道。我到北京工作后，杭州的朋友专门找了一块香樟树的老根，在灵隐拍了弥勒佛的照片，请木雕师雕了一座弥勒佛佛像，送到北京。根雕很重，真难为他们了。北京气候干燥，黄杨木雕在北京容易开裂，香樟树根雕，有时会有裂缝，但不会开裂。现在世俗的弥勒佛像，有的托着元宝，有辱“六根清净”。朋友送来的弥勒佛雕像，满面慈祥，大耳垂肩，我十分喜爱他的气质。

知我者，友也。



中午的蒙德里安（油画）刘野

从早年赴南非开拓事业起，我就把为祖国发展出一份力的信念放在了心里。南非作为非洲地区发展最好的国家，经过这些年与中国的友好往来，已与中国形成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我，也在这些年致力于推动南非和中国两国“民间外交”的道路上，开启了一段新的梦想征程。

自从2008年接受了上海市有关方面嘱托在南部非洲地区推广世博会的重任以后，原本只是从商的我，开始涉足文化传播和两国友好交流事业的领域。为了扩大世博会在南部非洲的影响力，我作为主要发起人，在约翰内斯堡发起成立了“南部非洲上海世博会推广组织委员会”（简称“推组委”），并由我担任推组委的执行主席兼总策划。经过努力，推组委募集了上百万元资金用于推广活动。2009年，我们分别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博罗内、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和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开普敦成功举办了3场大型推广活动，活动在南部非洲地区取得了巨大的反响。此后，我和我的团队在世博会期间，为南非政府策划执行了40余场在南非馆内和馆外的活动，吸引了南非总统祖马以及超过

一半的部长和省长莅临世博会参观。同时，我们组织了200余场行业论坛和商务会议，通过世博会这一平台，实现了双方多领域的直面交流，为两国相关政府机构和企业的进一步深入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世博会南非馆的成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通过这样的平台，来加强两国人民的相

走在“民间外交”道路上

曹行知

互了解和信任，让双方更好更深入地进行沟通与交流，从而促进两国在经贸、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切实合作，这不正是一种“民间外交”的有效途径吗？

所以，我没有停下脚步，2011年，我和一些南非的友好人士开始筹建南非-中国人民友好协会。在这个平台上，一方面，吸纳了南非社会各界的精英人士，给予了平台丰富而多元化的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和“文化走出去”也十分适应南非当地的需求。南中人民友协为双方的交流合作提供



土耳其在爱琴海边上的古城以弗所，圣经福音书里有一章。土耳其出版的旅行书上，它被称为亚洲最古老的繁荣城市，公元前七世纪建造。但即使是一座用大理石雕刻出来的伟大城市，最后也成为沉重的废墟，洁白地碎裂在灿烂蓝天下。

这个伟大的城市曾在两万多个座位的圆形剧场里庄严地演出希腊悲剧，图书馆曾经是这城里最美丽的金黄色建筑。圣母玛利亚曾在不远处的山上俯瞰这座充满大理石柱子和雕塑的城市，城中巨大的喷泉在艳阳下闪光。要看到那样的图书馆与剧场遗址，才会领悟过来，戏剧与书籍在人的历史上最庄严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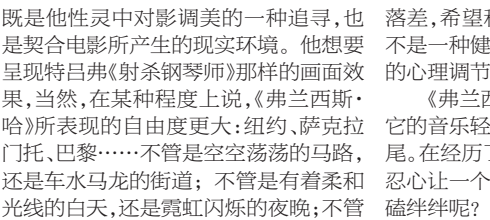
两千多年后的晚上，我看到高大的荒草从后面，远远的山岗上，只有一根淡黄色的圆柱竖立着，那是艾特米斯神殿传说的那一百多根大理石柱子，剩下的唯一一根。胜利女神像对面的医院里，产生过西莫克拉蒂的誓言，大剧场斜对面的图书馆里，来自伊兹密尔的盲诗人荷马曾在此写作，现在只有无尽的石头废墟了。

我作为一个热爱它们的人，出生得实在太迟了。

美国标准公司出品的影碟《弗兰西斯·哈》是一部新片，花絮收有包括导演、女演员、摄影师在内的三段访谈，约50分钟。这是一部美国独立电影，就像《艺术家》一样，它以黑白画面，让我们沉浸在怀旧的氛围里。这恍若向早期好莱坞黑白片致敬，抑或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再生。在大片炫技的当下，你如想换换口味，这部电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弗兰西斯·哈》的导演是诺亚·鲍姆巴赫，他还是一个编剧。我看过他最出色的一部电影是《鱿鱼和鲸》：家庭危机在少年心中引起的回响。这是诺亚带有自传色彩的电影，尽管故事紧凑，但他说：“我试图制作出一个忠实于经验的电影，而不只是靠情节来驱动电影。”他的这种不依靠戏剧性情节冲突构造电影的实践，在《弗兰西斯·哈》上，有了更完美的体现。这部电影，从头至尾，就是一个27岁女青年，忙忙碌碌地为生存、为生活、为自己而奔走，所有的一切，自自然然发生，不刻意、不雕琢，就像导演所欣赏的新浪潮电影，如特吕弗的《朱尔与吉姆》，侯麦的《苏珊娜的故事》，戈达尔的《不法之徒》。他说：“它们都是那种感觉自然而然发生的电影，你并没有真正觉得那是在演电影。”

诺亚选择黑白电影的样子，既是他性灵中对影调美的一种追寻，也是契合电影所产生的现实环境。他想要呈现特吕弗《射杀钢琴师》那样的画面效果，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说，《弗兰西斯·哈》所表现的自由度更大：纽约、萨克拉门托、巴黎……不管是空空荡荡的马路，还是车水马龙的街道；不管是有柔和光线的白天，还是霓虹闪烁的夜晚；不管



了土壤和催化剂，让双方人士实现“人与人”的直接交流，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一个项目或者一项产品的走出去和落地，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两国的人们能够更加直接、更加深入地了解对方的价值观、以及生活和思维方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南非期间，在习主席和南非总统祖马的共同见证下，南中人民友协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我们的努力得到了两国政府部门的认可和支持，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鼓舞。

目前，我们已与包括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上海人民对外友协、重庆对外友协、广东省对外友协等中国的友好组织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或意向书。我们积极组织双边互访、开展图书捐赠、促成南非参与中国的博览会、摄制两国建交15周年献礼片等双边民间交流工作。只要我们脚踏实地，两国的文化经济一定能有更紧密的合作，我对两国关系充满信心！

两岸体育人心连心，请读明日本栏。

“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茶”。“柴米油盐”，“琴棋书画”，哪样不比“茶”重要？干嘛先说“茶”。呵呵，我喜欢“茶”。谁叫我是“炎黄子孙”呢！

不是我扯，炎、黄都和茶有很大渊源。神农，就是炎帝，五六千年前，首先发现了茶。炎帝人身牛头，身高八尺七寸，脸长得像龙，嘴唇厚大。据说，“神农尝百草”，每天遇到七十二种毒，“得茶而解之”。用来解毒的“茶”是什么，就是茶。“三皇”之后是“五帝”，第一个就是黄帝，中华民族的始祖。他姓公孙，号轩辕，名字就叫“茶”，就是“茶”。中国人，不喜欢茶，还是炎黄子孙吗？黄帝叫“茶”，他的左耳神也叫“茶”；那位银盔银甲，手持浑铁点钢叉，面如生漆，两

是城市的喧嚣、繁杂，还是家乡的祥和、温暖，导演诺亚提供给我们的绝不是如纪录片式的粗粁画面、摇晃镜头、杂乱构图，他用黑白影像，创造着漂亮、精致和精巧，“有色彩看起来会很糟糕”，他这样说。

电影中的女主角弗兰西斯由格蕾塔·葛韦格扮演，她和诺亚是此片的共同编剧，她也是诺亚的现任女友。诺亚说：“她绝对是电影的灵感，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电影是我们俩的。”诺亚这样评价格蕾塔：“她很有趣，她在电影中表现得像个喜剧演员，她有喜剧天分，她让画面变得赏心悦目。”格蕾塔在电影中有许多肢体动作，她在马路上疯疯癫癫奔跑，成了

此片最令人发噱的场景之一。弗兰西斯是一个悲催的小人物，暂时无房、无钱、无工作、无男友，虽然像堂吉珂德式的，她要去战斗，虽然她也有悲哀、消沉的时候，但大部分时间，她就像是现实中的一个邻居，一个朋友，一个亲戚，熟悉得可以触摸，亲切得可以感知。电影碎片似的呈现着她的生存样貌，她以自怨自为的态度，消解着现实中的无奈；她以豁达的度量，平和地对待所有不公；她以充满喜剧色彩的行为，解构着来自心底的失望。她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傻乎乎、自自然然、大智若愚，面对着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希望和实际的背离，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健康的自我解嘲，一种无意识的心理调节，一种高级的生存智慧呢？

《弗兰西斯·哈》是一部有趣的电影，它的音乐轻快悦耳，最后以皆大欢喜收尾。在经历了所有的磕磕绊绊之后，谁还忍心让一个可爱的大龄女青年再继续磕磕绊绊呢？

了土壤和催化剂，让双方人士实现“人与人”的直接交流，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一个项目或者一项产品的走出去和落地，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两国的人们能够更加直接、更加深入地了解对方的价值观、以及生活和思维方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南非期间，在习主席和南非总统祖马的共同见证下，南中人民友协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我们的努力得到了两国政府部门的认可和支持，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鼓舞。

目前，我们已与包括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上海人民对外友协、重庆对外友协、广东省对外友协等中国的友好组织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或意向书。我们积极组织双边互访、开展图书捐赠、促成南非参与中国的博览会、摄制两国建交15周年献礼片等双边民间交流工作。只要我们脚踏实地，两国的文化经济一定能有更紧密的合作，我对两国关系充满信心！

两岸体育人心连心，请读明日本栏。

眼接耳，两眉朝天，一副络腮胡的，就是“神茶”。

“茶”，“南方之嘉木也”，生长在南方的一种美好的树木。云南、贵州、四川等是茶树原产地。炎帝发现了茶，但饮茶成传统据说是汉朝开始的。历朝历代，饮茶的方式大不一样。唐朝之前是煮茶，唐朝流行煎茶，宋代以点茶为主，明清以来泡茶一统天下。茶的种类大致分绿、红、黑、白，各有所长，饮者无数。

1300年前的唐代中期，茶圣陆羽横空出世，撰写了《茶经》，系统阐述了茶的起源、功效，制茶的工具，煮茶饮茶的器具，水，茶叶的产地等等，成为茶学的集大成者（关于“经”，参见《说“经”》）。以水为例，《茶经》说，煮茶的水，泉水最好，江水居中，井水最差。即便是泉水，又要是

在石头上缓缓流动的水，不要飞瀑，也不能用山沟里静止的水。他把天下的水分了等级。最好的是“扬子江心水”，当时叫南零水，就是现在镇江的中冷泉。传说，湖州刺史李季卿到扬州，巧遇陆羽。赶紧让军士去南零取水。水运回来，陆羽舀起来，说，是扬子江的水，但不是南零水。等倒了半桶，陆羽说，停，现在是南零水了。军士立即磕头求饶，说我们去南零装水，因为船晃，泼了一半，到了岸边再加了一半的江水，所以上面一半确实不是南零的水。神吧。

大唐盛世，威仪天下。一群隐居山林的诗僧与雅士，开始了对茶文化的悟道与升华，形成了以茶礼、茶道、茶艺为特色的中国独有的文化符号。日本和韩国的茶道莫不起源

于此。可惜，我们却把国粹当成了外国的东西。所幸，上海世博会“茶仙子”鲍丽丽女士，远访名山大川，求教隐士高僧，复兴了很多古茶礼，为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参加世博会的各国元首演绎了中国茶礼。我观摩过她在东方艺术中心的表演，宁静祥和，让人无限向往古人隐居林泉、回归自然的桃源之乐。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茶”，就是“人”在“草”“木”之间。所以茶与酒、咖啡不同，既能解渴，还让人在清醒中保持宁静，增强对世界的洞察力，寄托对自然的向往。难怪禅寺中最先流行茶。“禅茶一味”，说的是禅和茶都让人能够领悟佛理大法。唐代诗人卢仝有首长诗，人称《七碗茶》，从第一碗喝到第七碗，不但让你浑身通透，消除苦闷，还能文思泉涌，飘飘欲仙。七碗茶的茶道失传很久。好在鲍丽丽女士也成功复古了七碗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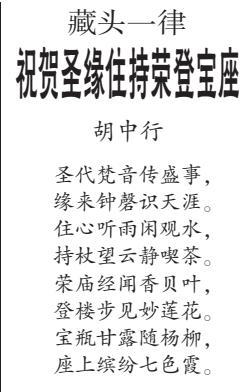
喝茶只需两个动作——拿起和放下。人生亦如是，拿得起，放得下。茶留给中国人的，是生活的艺术，是心灵的安宁。

我自幼喜爱丰子恺的漫画。记得上学时，看到一本丰子恺画的《听我唱歌难上难》的幼儿读物，十分喜爱，内容为正确与错误相对照，旨在提高幼儿对正确与错误的识别能力。其中正确的一页上画“东方出了个红太阳，爸爸抱我去买糖。”错误的一页上画“西方出了个绿太阳，我抱爸爸去买糖。”被当时别有用心的人指责为攻击毛泽东为绿太阳。其实，此画作于1957年，那时还没有把毛泽东比作红太阳一说。丰子恺漫画可说是一种近乎传统国画的抒情漫画。古代文人画常借景抒怀，而他是用漫画表现的。

中国画为了追求诗意，有时就不免出现违背常理的构图。比如，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却特别和谐。文人欣赏的山水，是一种境界，写画固然可以，可是更适于象征化。据说，元朝倪瓒的山水画一向追求境界，就常不画人，即使画人也不画眼耳鼻嘴，反而显得更高远虚静自然。

如果说，中国画讲究的是境界，那么西洋画就是讲究逼真。巴黎卢浮宫馆藏巨量西洋名画，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逼真。就拿我所见过的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来说，每天被络绎不绝的游客围观而难以近身。据傅雷说，蒙娜丽莎脸上有着谨严的线条，每一根线条似乎都有着微笑的余音和回响。达·芬奇是画出真切肉感与皮肤颤动的第一人。因此他画的人物有一种逼真而销魂的魔力。而注重画面境界的象征化则是中国画独有的特色，其画作都为清空的梦幻世界，与重口味的西洋画表现方法适成对比。无怪乎，明朝时利玛窦到中国来说：“你们的画只画阳面，故无凹凸，我们兼画阴阳面，故四面圆满。”

用季羨林的话来说，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朱自清说，西洋画讲究逼真，中国画追求如画。逼真的思维方法恰是分析，而如画的思维方法则是综合。中国画追求境界，而境界只存在于想象中，所以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藏头一律
祝贺圣缘住持荣登宝座

胡中行

圣代梵音传盛事，
缘来钟磬识天涯。
住心听雨闲观水，
持杖望云静喫茶。
荣庙经闻香贝叶，
登楼步觅妙蓮花。
宝瓶甘露随杨柳，
座上缤纷七色霞。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茶”，就是“人”在“草”“木”之间。所以茶与酒、咖啡不同，既能解渴，还让人在清醒中保持宁静，增强对世界的洞察力，寄托对自然的向往。难怪禅寺中最先流行茶。“禅茶一味”，说的是禅和茶都让人能够领悟佛理大法。唐代诗人卢仝有首长诗，人称《七碗茶》，从第一碗喝到第七碗，不但让你浑身通透，消除苦闷，还能文思泉涌，飘飘欲仙。七碗茶的茶道失传很久。好在鲍丽丽女士也成功复古了七碗茶。

喝茶只需两个动作——拿起和放下。人生亦如是，拿得起，放得下。茶留给中国人的，是生活的艺术，是心灵的安宁。



赏画偶得 何成钢

我自幼喜爱丰子恺的漫画。记得上学时，看到一本丰子恺画的《听我唱歌难上难》的幼儿读物，十分喜爱，内容为正确与错误相对照，旨在提高幼儿对正确与错误的识别能力。其中正确的一页上画“东方出了个红太阳，爸爸抱我去买糖。”错误的一页上画“西方出了个绿太阳，我抱爸爸去买糖。”被当时别有用心的人指责为攻击毛泽东为绿太阳。其实，此画作于1957年，那时还没有把毛泽东比作红太阳一说。丰子恺漫画可说是一种近乎传统国画的抒情漫画。古代文人画常借景抒怀，而他是用漫画表现的。

中国画为了追求诗意，有时就不免出现违背常理的构图。比如，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却特别和谐。文人欣赏的山水，是一种境界，写画固然可以，可是更适于象征化。据说，元朝倪瓒的山水画一向追求境界，就常不画人，即使画人也不画眼耳鼻嘴，反而显得更高远虚静自然。

如果说，中国画讲究的是境界，那么西洋画就是讲究逼真。巴黎卢浮宫馆藏巨量西洋名画，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逼真。就拿我所见过的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来说，每天被络绎不绝的游客围观而难以近身。据傅雷说，蒙娜丽莎脸上有着谨严的线条，每一根线条似乎都有着微笑的余音和回响。达·芬奇是画出真切肉感与皮肤颤动的第一人。因此他画的人物有一种逼真而销魂的魔力。而注重画面境界的象征化则是中国画独有的特色，其画作都为清空的梦幻世界，与重口味的西洋画表现方法适成对比。无怪乎，明朝时利玛窦到中国来说：“你们的画只画阳面，故无凹凸，我们兼画阴阳面，故四面圆满。”

用季羨林的话来说，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朱自清说，西洋画讲究逼真，中国画追求如画。逼真的思维方法恰是分析，而如画的思维方法则是综合。中国画追求境界，而境界只存在于想象中，所以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